



树凋见月

张崇俊 著



济南出版社



树凋见月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凋见月/张崇俊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80710 - 632 - 6

I. 树…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6244 号

责任编辑 张 力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0531 - 86131712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省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531 - 8613173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70 千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往事追忆

故乡	(3)
老家的枣树	(6)
我的童年	(9)
挖野菜	(16)
沉重的棉花	(19)
麦收记	(24)
高高的秫秫	(28)
十七岁的记忆	(32)
田园小赋	(37)
小豆腐	(40)
农事二三	(43)
留馨岁月	(47)
小学生活记	(52)
阳光少年	(56)
我跟黑子学割草	(61)
假若神鬼有知	(63)

第二辑 深酌浅尝

盆景榕	(69)
初游楠溪江	(72)
江南的雨	(77)
细雨深巷	(82)
南橘北杏	(85)
秋思	(88)
游泳	(91)
紫荆	(95)



喜鹊	(98)
友情絮语	(101)
蟋蟀	(104)
儒林鸟	(107)
儒林逸事	(112)
朋友	(116)
值得回味的常人小事	(119)
漫说孤独	(122)
一二如意事	(125)
认定青山发春华	(127)
三忆瓯海中学	(131)
不圆的梦	(134)
但愿人长久	(140)
春	(144)
病树前头万木春	(146)
断尾猫	(151)
儿时听来的故事	(155)
家乡逸闻	(159)
乌镇和相州	(164)
书呆子	(168)
难忘的老师	(170)
忆安宁兄	(174)
王树文	(178)
三古怪	(183)
黑五类	(187)
又闻八哥语	(191)
大山不倒留父影	(193)
哦,雪	(197)
梦回苇塘	(200)
母亲给我垫上红鞋垫	(204)



涅槃吧苇塘	(207)
天苍苍	(212)
第三辑 人生百态	
后曹村猫屎	(217)
前曹村常生毛	(226)
红豆生南国	(232)
山城纪事	(245)
红白人生	(274)
第四辑 名篇管窥	
浅谈《陌上桑》的美学价值	(323)
浅论阿 Q 革命	(326)
蜀道难方显英雄本色	(329)
后 记	(333)

目

录

第一輯

往事追忆





故 乡

离开我可爱的故乡,前后两次有38年了,一次约12岁时跟母亲去找在东北煤矿的父亲,第二次是知青回乡又离乡进城工作。今人已知天命,天南海北,去过不少地方,名山大川造访过,繁华都市客居过,随着岁月流失这些都已淡忘,唯独生我养我的故乡——枳沟张家葛庄有些事让我难以忘怀。它虽赶不上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但它有很好听的名字:小“青岛”。

村子不大,三面环水。村东南有个小水库,曰东坝;村西南也有个,叫西坝,西坝溢出的水向东坝,它们像并蒂双开的莲花装饰着村子。西坝水由北而来,小溪叫西沟;东坝由正北和西北方两条小溪汇流而成,我们的村庄大部分人家就座落在由小溪和水库构成的U字型的腹部。

我的家在被称作南沟(小河)的北岸边。记得在小时,叔叔把一枚缝衣针放在火油灯上烧红弯成钩,拴在长长的细绳一头并加上鱼饵,另一头拴个木橛子,吊钩就做成了。晚上下到河里,第二天迎着太阳的笑脸披一身霞光取回吊钩,一条或几条黑灰的鲇鱼到手了。扁大的脑袋,又黑又滑的身子,脊梁上竖立一个坚硬的锥子,即使简单地烹做,味道也很美。叔叔有时用扒网(用一根长向日葵杆,一条细软枝条,两根细硬棍,一张不大的鱼网制成的)在河里捞虾,那河水晶莹剔透,碧绿的水草静静地站在水中,有的若丝绸状安然地飘在水里,叫上名字或叫不上名字的小鱼,三三两两,自由自在地摆动在水草附近,像嬉戏,又似在觅食。叔叔的扒网子轻轻下去,再慢慢收起,到岸后,潇洒地一抖扒网子,活蹦乱跳的虾子满地是,那时我的心像开了花。叔叔是话语不多的,只专注他心中的美事。有时运气好,一下能网几条虎口长的鱼。这样用不多时,我们就心满意足地和小河再见了。在那穷苦的年代,名不见经传的小河为我们提供了营养和生活的便利,而更多地给了我快乐



和幸福。站在我家天井里,能看到约 80 米远小河南岸边的几乎全村都用的一口水井。记得井台是用条石砌成的,每当炊烟袅袅,归鸟相与还,农人荷锄归时,井边的人多了:有村姑汲水洗菜的,有壮汉挑水的,也有你来我走的,大家热情地相互问候着,质朴地就那么几个字——“大叔挑水”,“他三姑洗菜”。无需修饰,更不必戴面具,善良、厚道、纯朴就在身边。紧邻小河边的这口井,井台稍高,口略大,井不深,可水至清,且满。不知何人何年月挖掘,也不知养育了我们村的几代人。它像小河一样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爱它不亚于小河,因它是小河的近亲。

再说说西坝,那可是盛满欢乐的地方。坝东南有杏树、柿子树,杂有几棵洋槐树、楸树,树都高大。坝西北角逆流而上是芦苇塘,坝北是菜园,常见有茄子、葱、方瓜、辣椒,不胜枚举。菜园是多家相连的,是自留地,也有种其它的。当然也有间错其中的坟墓,虽然让人想象起来有些恐怖,但多数不甚可怕,因那都是本姓先辈之家,想来他们会保佑自己后代子孙的。坝的东边是通向村口的坝堤,夏天来了,这里就热闹了,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光着屁股的,笑着的,咧着没门牙嘴的,像戏水的野鸭子扑楞楞跳到水里。水性好的扑通扑通游向远处,时不时向同伴卖弄自己的技艺:来个仰泳,露个小肚皮儿,再吆喝几声。有的当众来个猛子(方言,潜泳),头一扎,竟忘了屁股蛋儿露出水面,让太阳笑个够。那些稍大一点的孩子把身上穿的大裆裤子脱下来,裤腰裤腿用绳一扎,猛劲吹,吹得鼓鼓的,“救生圈”制成了,人趴在两裤腿间,仰头向天歌,手脚拨清波,那高兴劲真让人羡慕。有的把帽子吹成气球状,用嘴咬着,双脚使劲拍水,两手紧忙着,这些是水性差的孩子所为,但也饶有情趣。有些不敢到深水的孩子,有的在水边用黑黄的细泥把自己涂抹通体,只有那一笑露出的白牙和水汪汪的眼白,让人方知是一活物。假如今天在某一大大商场门前来个造形艺术,或许比某个明星大腕儿来劲!抹完之后,嬉笑打闹够了钻到水里摸下坝底,试下水性,或翻几个跟头,测下能耐,出水后,乌黑的刘海儿滴着水珠,抹把脸咧咧嘴,身子干净光滑。孩子大点儿的,遇见大人虽有



灿灿之情,但令人可爱。今想,那些吹衣帽当救生圈的行为,用新词说是创新;用泥涂抹自己脸和身子,绝对和现在行为艺术家同出一辙,应得行为艺术家之桂冠。依我俗见,孩子们的创举远比在深圳钻牛肚的所谓行为艺术家心灵高尚得多,也艺术得多。

当淡烟暮霭时,农人和着耕牛的脚步,他们虽然是满身疲惫,但也满心轻松。去西坝洗把脸,抖抖身上的尘土,看看晚霞辉映下的西坝,微风吹起的层层涟漪,如同镀过金银一样。听几声老牛哞叫声,看几眼袅袅的炊烟,心里不无快意。夜幕拉开,星星眨眼时,孩子们就耐不住性子,抱着蓑衣嚷着大人到西坝崖头纳凉。说是纳凉,不如说听老人讲故事。云帷深处,悄悄推出皎洁的明月,远处溪间流水疑是月娥环珮似的,使人神游梦想。蓑衣铺地,坐一两人,长者讲那过去事情,或讲那《封神榜》《聊斋志异》上的故事。听故事的常五六人,多数是孩子老人,团聚在一起。小孩子小裤衩短马褂,无拘无束仰卧在蓑衣上,有的小手托着胖腮聚精会神听着,老人的烟袋锅的红火伴着轻微的啾啾声一闪一闪的,在夜幕衬托下更红更亮。大家听得入迷处,偶然看见夜空中有流星划过,又给人许多遐想,莫非仙女下凡也来听故事。微风从坝上徐来,不仅给孩子和老人带来些凉爽,还捎来芦苇的沙沙声;远处时隐时现地送来青年女子的欢笑伴着哗啦的水声。这时“眉月伴三星,历历成心字”,大人有些倦意,唤醒在美梦中的孩子,卷起蓑衣拿着蒲扇回家了。

多年后,又回到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当年光屁股在西坝游泳的孩子成了一堂之主,讲故事的老人驾鹤西去了。更让人伤心和无奈的是西坝已干枯,诺大的东坝存水也少得可怜。我家门前的南沟不见踪影,成为平地。小“青岛”名不符实,天灾乎,人意乎,不得而知。垂髫时的天堂美景,我梦里还要走几回。



老家的枣树

老家，为山东诸城枳沟张家葛庄，是我的出生地。茅屋三间，土垣不整，天井里值钱的是当石匠的爷爷留下的大小两盘石磨，屋内也没什么值钱的家什，即使我到了天涯海角也不会牵挂它们。离开老家38年了，可家中天井里那棵枣树常让我想起它。

枣树的年龄我不知道，从我记事起就有。树很高，约两丈多，仅树腰就比海碗口粗得多。该算是老人了吧！别看老，春花烂漫后，它抖擞精神，满树冠挂着像小钟一样的枣花儿，黄绿色，很小，但贡献却不小——吹起小喇叭，逗来小蜜蜂，嗡嗡地围着它转，采枣花儿，酿枣花儿蜜。枣花儿蜜还是上等的呢！再看枣叶，椭圆形，对生，成串，碧绿碧绿，像抹了油一样，明晃晃，煞是好看。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等黄绿色枣花儿落到地上，从星星点点到满地是花的时候，有的枝桠，花儿蒂处已经有了比米粒大的枣子啦。不等成熟，馋嘴的我就忍不住了，摘下只有指头肚大的枣子，填到嘴里，慢悠悠咀嚼着，有点儿粘，清香，微甜，齿颊溢芳。等枣子八九成熟的时候，颜色绿中带黄，有的黄中有些微红，像俊俏的脸蛋儿上敷的淡淡的胭脂，椭圆形，比鸽子蛋大（指长度，家人称“躺枣”）。有的自占一枝，独领风骚，有的三三两两靠在一起，像是僧人聚首，亮亮的很容易看见。这时，我以小主人的身份，心安理得地举起地瓜秧杆子（翻地瓜秧用的长木杆）去打，有时够不着，踩凳子，上磨顶。光滑滑，圆溜溜，等兜满手捧时，也就心满意足了。拣好的给祖母尝，老人微笑着接过……

诱人的枣子，尽管是自家的，作为祖母的长子长孙的我，祖母虽不说什么，也不好随意打的，怕老人生气。记得生产队里派人到我家挖圈里的肥，个别馋嘴人看见树上亮光光的黄里透红的大枣，就嬉皮笑脸地扯枝攀杈摘枣子吃。祖母或其他家人见了，也不责难他们，好像瓜桃梨枣谁见谁咬，吃些没什么。可别人家并不这



样。

村里有的人家天井里也有枣树,虽然结的枣不如我们家的大,但是看护得很好——枣子上搭下挂,满树。也曾惹得我垂涎欲出,却没向人家开过口,万一人家不给或笑你嘴馋,多么不好意思啊。

“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来赶集”。我们家的枣从未集中收获过,更没赶集卖过。多数是熟几个摘几个,熟一片收一片,一边熟一边摘,从手摘改杆子打。挂在高枝上的怎么也够不着了,方罢休。

金风送爽,树叶蝶飞,蓝天浩渺,大雁南归。这时的枣树新枝变老,老枝已显疲惫,粗糙的树皮,像一位刚从坡里干活回来的老人那龟裂带茧的老手。历尽风霜,“穷且益坚”。

枣树叶子落光了,裸露的枝干像钢枪铁戟,直刺蓝天;高高的枝头上还挑着几颗通红通红的大枣,从树底向上望去,像嵌在蓝天里的红宝石;更像巨人伸开长臂把供果祭向天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保佑全家幸福安康。

倘若真有神灵保佑,就不会“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大枣虽好空填腹,难济贫家渡难关。我的同胞妹妹,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冥府的差役带走的。我想,那么小的生灵,那么纯洁的身心,该是去了天堂吧,只是因贫穷买不起返程票而已。

吃了这顿愁下顿的日子,若不亲历,难以置信。糠,菜,树叶,草根难以下咽,枣树没叶时,正是我寻螳螂籽的时候。长竿挑下,烧熟,香香的,余味绕唇久不散。枣树不仅给我提供了物质上的利益,而且还给我精神上的宽慰。后来日子渐好,吃饭,粮食加工,推磨推碾是常有的事。七八岁的我是母亲唯一的帮手。磨在枣树下,推累了头昏脑转,停下,望望枣树,觉得树梢顶着蓝天也在转。看一会儿就不转了,且越看越有意思,想象着攀上树顶,飞向白云,驾着云越过马耳山,看看那边是什么,再往南又有什么……春天树下推磨,微绿的小黄花,落英满地,踏上去软软的,像凯旋的将军伴着鲜花走向祭坛。心想煎饼糊糊里有枣花儿,烙出的煎饼会更好



吃,可能的话,我送给天堂的妹妹一些,让她吃顿饱饭,过上好日子。

时光荏苒,物是人非。

父亲盖了新房(后来领全家回原工作单位),微薄的祖业由叔叔继承。后来,因叔叔欠生产队里粮食,在他去闯东北时,房子抵押给生产队里(价值大于粮价)。再后来,房子不知被什么人拆了,枣树也不见了。老家离我在的县城只有40多华里,可我当时竟一无所知。

也好,这倒使我更想我爱的枣树了。然而,但愿我爱的不是树而是人,是故乡的一切生灵,那该是多美好啊,不论我走到天涯还是海角,会对人说月是故乡圆。



我的童年

笔未落纸，气却长叹，回忆起那段苦难的历程，心头颇为酸楚。

一九五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我生在诸城枳沟镇张家葛庄（亦称前葛庄）的一个贫农家里。

记事时，身边只有祖母、母亲、叔叔。父亲不在家，在寿光羊口盐场做工。祖父我没看见过，可能在我出生前或我不记事时离开了人世。祖父是石匠，家有他用过的工具和他的作品——铜锤、凿子、石磨、门枕、捶衣石为证。

家位于当地称作南沟（小溪）的北岸，茅（麦秸）屋三间，天井西墙东，窗前有两盘石磨，北大南小。栏圈里没养牲畜，其西北角有一棵枣树，直径约二十厘米。三间茅屋，祖母、叔叔住东屋，母亲和我住西屋，中间一间是厨房，祖母和母亲分灶起火。两家都没有值钱的家具，只记得我们家里有一箱一柜，一炕几子，还有一小手箱子（方言，即小箱子）。祖母屋里好像连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依现在人看如此贫寒，但那时村里不少人家大都这样，有的稍好点儿而已。

大约在一九六〇年，我上有幼儿园，记着没有孩子们活动的场所，老师既没教唱歌写字也没讲故事，一群孩子聚到一起各玩各的。我用一片圆的生地瓜干，在中间钻个眼儿，放一根小木棍，加在一头劈开的秫秸上（自己动手），小推车就成了，这就是我童年的玩具。推着它或走或跑，快乐不已。一次幼儿园的孩子们喝稀粥，别的小朋友喝得比我快多了，没等我喝完，他们又盛了一碗。这事让母亲知道后责备说：“无能！你要饭得压破瓢。”我懂母亲的好意——怕她的儿子吃不饱。稀粥，用一个大碗盛着，双手捧着，嘴唇在碗沿儿上，慢慢地吮吸着，太热且不怎么好喝，我喝得很慢。不知那些小朋友哪来的本事，可能他们比我聪明吧——从小就知道不吃亏。我在幼儿园的日子十分短暂，不知后来如何离开的。



母亲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除了出工还是出工。没记得母亲有时间和我玩耍,给我一般儿童应有的欢乐幸福。那时,大概就是后来说的大炼钢铁时(或说大跃进),家里的锅被收去炼铁了,柜子、箱子上的铜把手、铜锁鼻儿及锁鼻儿下的月亮形的铜饰物也被撬走了;是祖母还是谁藏在圈里粪坑里的烙煎饼的鏊子,也被人气势汹汹地搜出来,并恶狠狠地斥责我的亲人。鏊子放进粪坑里,那是何等肮脏,可谁人不知那是被逼无奈而想出的法子啊。

家里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集体食堂。一次我拎着铁皮水桶(家里没有合适的用具)去食堂打饭,食堂在村子的北部。排着长队、跟在别人后面挪动着……打的是小豆腐,是我和母亲的饭。我们的土炕被生产队里砸了当作肥料被运走了,我把盛豆腐的水桶放在门口(记不清是堂屋门还是西屋门),静静地等母亲放工回来一起享用。我想当时我顶多有两个水桶高吧,能一人把豆腐打回家,心里美美的,也挺骄傲,觉得能替母亲干活了。饿了,疲倦了,我枕着门槛睡着了,梦里见到了母亲。

不知母亲何时回的家,叫了醒我。母亲见桶里乳白的豆浆漏没了,十分恼火,好像责骂过,转而,同祖母吵起嘴。大意是埋怨祖母不关心我等等,其因不详。但我清楚她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是一般意义上婆媳矛盾。

那时,我怎么会知道水桶会漏呢?有个洞也许会看见。

睡觉没了炕,这没什么,有茅屋避风遮雨,不觉苦。可“吃”是个天大的事,它让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好的食物是吃地瓜干,用锅煮到半熟,捞出一些放在算子上。出锅后,干的稀的就有了,就菜是自家腌的萝卜、芥菜疙瘩、白菜帮一类蔬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天。以后常吃的是毛草根(一种野草),晒干,磨推,或碾压,掺很少的一点儿的瓜干面或其它什么粮食,用茶碗(手不能使其成形)扣在算子上等熟后两手捧着吃,不然会碎的。这是我最爱吃的,因它有点儿甜;没了,吃干地瓜叶,把垛在场里的干了一冬的地瓜秧上的叶弄下来,用水泡洗后,加一点儿没碾碎的黄豆粉(多加没有),或掺些地瓜面,蒸着吃。面少叶多,在嘴里嚼来嚼去难以下



咽,吃几口我就不吃了。不好吃还不能说,否则会遭到母亲责怪
的。

吃不饱肚子,小小年纪也知道自寻可口东西吃。深秋,凛冽的
北风呼呼地吹着,林秸障子发出似狼似鸟的叫声,树摇晃着光秃秃
的树枝。树枝上螳螂卵是我寻找的食物,即使在树的高处,我也想
办法把它弄下来,用火烧着吃。当然是吃不饱肚子的,只是香香嘴
罢了。

最香的是吃老鼠肉,至今那香味仍能回味出。老鼠是用铁猫
抓的,祖母把老鼠放到锅灶的余火里烧,过不多时就能烧好。祖母
面带笑容一边剥皮和挑去内脏不能吃的,一边把肉送到我嘴里或
放在我手里。白嫩的鼠肉有一种特异的香味,鼠肝比大拇指甲还
大,比猪肝细嫩香得多。那个一年四季几乎不见肉星的年代,能吃
上鼠肉可是一件高兴的事,而祖母从不舍得吃,让我一人享用。有
时还给我烧个地瓜吃,不过这些不是常有的,人没得吃,老鼠活得
也不兴旺。

猪狗一样的食物,也保证不了不断顿,吃今天愁明天,我的大
妹妹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我们家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被生产队
砸了房子,当肥料用了),住到张崇升的临街南屋,辟南墙为门。无
窗,屋内黑暗。那时父亲在家(从羊口盐场回来),但他的音容笑貌
我没有印象,没记得他同我说过多少话,也没领我玩耍之事。我清
清楚地记得妹妹病的那天晚上,屋外星光暗暗,屋里灯光如豆,四周
伸手不见五指。不是自己的家本来就陌生,又因妹妹病重无钱医
治,母亲嘴里不住地唠叨着,像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又似安慰妹妹,
让她减少些痛苦。我,母亲顾不上了。一人静静地坐着,心里有些
紧张害怕。耳边除母亲的絮叨外,还不断听见“咕咕—咕咕—”声。
“娘,什么声?”“黄鼠狼子吧”。夜深屋黑,一闪一闪的豆大的灯光,
照明不大的空间,其余黑黑的。我紧张不已,心里老是觉得有个可
怕的与死有关的什么东西站在妹妹身边,大气不敢出,心里十分恐
惧,好像暗处随时会出来个恶鬼似的。

“咕咕—咕咕—”,想起来就让人恐怖的声音,萦绕我的耳畔许